

FUNK
新概念恐怖小说
STORY

尖叫

李西闽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尖

叫

李西闽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尖叫 / 李西闽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4. 3

ISBN 7-222-03714-4

I. 尖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12427号

尖 叫

李西闽著

责任编辑 / 瞿洪斌 海 惠

封面设计 / 李 筱

策 划 / 上海收获时代文化有限公司

出 版 者 /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/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 编 / 650034

印 刷 厂 /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装

开 本 / 889×1240 1/32

印 张 / 9.5

字 数 / 17万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 / 2004年3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222-03714-4

定 价 / 19.00元

它们不是一堆钢铁造就的工具，它们是隐藏在工业文明中的魔鬼，随时准备吞噬人脆弱的生命，它被一些有魔鬼心灵的人控制后，它的残忍就更显现无遗。我憎恨它，也憎恨驾驭它的人。

.....

我听见自己在尖叫，无法抑制的尖叫，整个世界都在无法抑制的尖叫，这些尖叫从每个角落渗透进来将我淹没。在尖叫中我无处可逃！

——摘自安蓉的信

许多时候，人是在冥冥中的一种力量所主宰的，比如安蓉。这天的太阳和往日一样灿烂，看不出什么异样。安蓉早上起床时眼皮跳了跳，她没有在意是左眼还是右眼，她觉得这天还是像昨天那样美好，弥漫在乡村的那种清新而自然的气息让她迷恋。安蓉是在乡村小店吃的午饭，因为她住的那家人去走亲戚了。午饭十分简单，一份荷兰豆炒腊肉和一碗西红柿蛋花汤外加一小碗米饭。安蓉吃得不错，乡村里的粗茶淡饭很适合她的胃口。

结完帐，她出了小店的门，正午的阳光笔直地罩下来，白晃晃的眩目，安蓉戴上了墨镜。

乡村的正午显得很安静，隐隐约约地有些狗吠传来，安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似乎想把这乡村的气息深深地吸入五脏

六腑。阳光洒在不远处的山坡上，那里青草荡漾，安蓉一直有种躺上去的冲动。今天有些奇怪，山坡上面围了一群人，安蓉想，他们在干什么？正在想的时候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勾动了她的心，她的心就那样莫名其妙地颤抖了一下，安蓉感觉不到什么危险。这时，一个老妇走了过来，用怪异的目光瞟了她一眼。

安蓉微笑地问老妇：“那些人在山坡上干什么？”

老妇用空洞的眼睛瞟了瞟安蓉，摇了摇头，她也许根本就沒听清安蓉说的话，或者根本就不想告诉安蓉什么。

安蓉自嘲地笑了笑，她的目光转向了那片青草荡漾的山坡，她的心又莫名其妙地颤抖了一下，然后她就鬼使神差地朝那片山坡走了过去。她走路的样子十分的飘忽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引着她，那片山坡对她而言是福是祸，她一无所知。老妇回过头，看了一眼安蓉苗条高挑的背影，她张了张无牙的嘴巴，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一路上，安蓉碰到几个乡村里的人，他们看着安蓉走向那个青草荡漾的山坡，停住了脚步，目光怪异：这个城里来的女人为何要去那山坡？

安蓉友善地朝他们笑，她相信自己的笑容会像这春日正午的艳阳一样灿烂，但回报她的是一张张困惑的脸。

安蓉没在意这些，她继续朝山坡走去。

一阵风吹拂过来，在这炎热的正午居然带了一丝冰冷的凉意，风中夹带着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气味。

安蓉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激灵，她使劲地呼吸了两口气，却无法辨认那是什么气味。

风是从山坡那边吹来的，那股奇怪的冰冷的凉意和风中陌生的气味强烈地吸引着安蓉，她加快了脚步，看上去如同风一样飘上了那个青草荡漾的山坡。

安蓉突然隐隐约约想起了在医院停尸房工作的七喜，他身上好像也有这种陌生而奇怪的气味，想到七喜，她自然想起了外科医生王子洋……

安蓉快靠近那群人时，有人发现了她。

“喂，那个城里女人快走开！”有人朝她大声喊。

安蓉没有理会那人，继续飘忽前行。

在那青草荡漾的山坡上，她看到了许多暗色的新土，他们显然是在挖什么东西。

“喂，说你呢！听见没有，快走开！”

她似乎没有听见破锣嗓子般的喊话，不一会功夫就来到了那群人跟前。

安蓉古怪地朝大伙笑了笑，那个笑容在阳光下显得有些凉意。

那些人突然不理她了，好像安蓉根本就不存在一样。

寂静下来的那群人目光一齐转向了挖开来的一个约三米深的大坑，坑里面有两个人，他们正准备打开一个棺材的盖，棺材盖上全是黄泥巴，看得出来有没有腐朽。那两个人在棺材盖上烧了些纸钱，口中喃喃地唠叨着什么。

安蓉的目光也落在了棺材上。

她的心划过了一种细微的声音，像是两把手术刀的刀锋轻轻地交错了一下。

坑里的两个人烧完纸钱，就把棺材盖缓缓地移开了，棺材盖

十分沉重,那两人使出了很大的劲才把棺材盖移开。那股陌生而奇怪的气味顿时浓郁起来,漫山遍野充满了这种强烈而难闻的气味,有股刺骨的冰凉从她的足底一直升到颅顶。安蓉试图转过脸去,但那股冰凉似乎完全控制了她,她无法抑制地继续直瞪瞪地看着那个挖开的坑。

棺材里有一具尸骨,一条黑色的蛇从骷髅的眼窝里溜出来,倏地不见了。安蓉突然有种莫名的紧张,不过她很快地恢复了平静,在医院里,死人她看得多了。

刹那间一只绿色的蚂蚱出现在她眼前,她似乎看到那只蚂蚱奇怪地对她瞪了一眼。

一道绿光从她眼前划过。

刚才还阳光灿烂的晴天突然阴暗起来,乌云翻滚,一个沉闷的雷声在安蓉的头上炸响,片刻之间,暴雨如注。挖坟的人从坟墓里爬起来,和上面的人一起狂奔而去。安蓉站在那里,任雨水抽打着身体,她的脑海一片空茫。顷刻间,山坡上就剩下安蓉一个人和坟墓里的那具尸骨。

2

安蓉回到赤板市,没有马上去上班,她还有两天的假期,在水曲柳乡村几天,她得到了极好的放松,脱胎换骨了一般,以后如果心情不爽,去乡下走走倒是好主意。安蓉是赤板市人民医院外科的一个护士,前段时间,碰到了一些事情,心里压抑。她的好友兰芳给她出了个主意,让她到山清水秀的水曲柳乡村住上几天,散散心。水曲柳乡村虽说不是什么风景名胜,却也是个

好去处，安蓉去了几天，陶冶在绿水青山和淳朴的民风里，心情渐渐开朗。兰芳男朋友张洪的父母亲以前都在那里插过队，兰芳也去过几次，在那里也算有些熟人，安蓉就是住在兰芳的熟人家里的。

回到寓所，她把窗户全打开，几天不住，屋子里有股沉闷的霉味。梳妆台上的那盆兰花没有枯死，显然，兰芳来给它浇过水。

睡觉前，她想给王子洋打一个电话，但她否定了这个想法，在去水曲柳乡村之前，她就认定自己和王子洋没什么关系了。安蓉闭上眼睛的霎那间，右眼的眼皮突然跳了一下，安蓉揉了揉眼睛，然后安静地睡了。

伫倚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，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阑意？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

隐隐约约，似乎有人在安蓉的耳边轻声地诵读着柳永的《蝶恋花》。安蓉的耳膜微微地震动，一种奇痒让她睁开了双眼。诵读声突然消失了。房间里一片漆黑。

夜晚已经降临，安蓉打亮了灯，明亮的灯光让房间里有了些暖意。

这时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。

喂——

安蓉，是我，兰芳呀！你看看几点了。说好了五点半给我电话的。

哦——，七点二十分了，我睡过头了，睡得太舒服了。

你现在在哪？也不早点打电话给我。

我在报社，刚刚写完一个稿子，一看七点都过了，就赶紧给你电话。喂，不是一个人睡吧？

别胡扯，到哪里吃饭？

咱们还是到美琪小筑去吧，前两天美琪还问起你来了呢。

好吧。八点在美琪小筑见面，不见不散。

不见不散！

打完电话，安蓉对着镜子微笑了一下，她发现自己的眼睛有点红，她往眼睛里滴了两滴“新乐敦”眼药水。她穿了一套白色的带蕾丝花边的长裙，看上去高贵而艳丽。安蓉化了个淡妆就去赴兰芳的约。

关上门时，她仿佛听到屋里诵读柳永《蝶恋花》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她骂了自己一声，安蓉，你真没有出息！

3

美琪小筑是安蓉和兰芳经常去的饭店。

饭店不大，却挺有情致，典雅的装修，曼妙的音乐，可口的台湾小菜和点心是这里吸引安蓉的地方。

因为常来，安蓉她们和这里的女老板美琪成了朋友，兰芳还主动地写些文章免费为美琪小筑做广告宣传。美琪来自台北，她是最先到赤板市投资的台湾商人。美琪小筑的生意红火，要不先预订座位，都要排队等候。

安蓉来到美琪小筑，她的高贵和艳丽吸引了许多目光。美琪迎上来，拥抱了安蓉一下，用尖细娇柔的声音说，安蓉，你是不

是去月球了，那么久没来，大姐想死你了呢。

美琪年过三十，却打扮入时，穿着一件低胸的吊带裙，身上泛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。安蓉被她引领到一个偏僻的雅座上，服务生倒上了茉莉花茶，她们边喝茶边等待兰芳的到来。

安蓉注意到美琪嘴角的那颗美人痣没了。

美琪是个聪明人，从安蓉的目光里，她发现了安蓉的疑问。

安蓉，我嘴角的这颗痣点掉了，好看多了吧？

嗯，不过，有些不习惯。

我自己也很不习惯呢，像少了什么。

其实不点掉也蛮好的，看上去更迷人。

你这样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呢。本来嘛，我是不想去掉的，但我先生说，不点掉不好，对他后半生不利。我也信了那风水先生的话，点掉就点掉了，为我先生做点牺牲也是应该的。

哦——

就在这时，安蓉看到兰芳穿着红色T恤和牛仔裤风风火火地进入美琪小筑，直奔她们而来，边走边大声说，这车堵得呀！看看，我又迟到了！要死！

美琪站起来迎接她，也象征性地和兰芳拥抱了一下。美琪和她们说了几句后就忙活去了。

兰芳一坐下来就把手插进头发里使劲地抓了抓，然后就仔细端详安蓉，她的目光似乎要从安蓉的脸上挖出什么来。安蓉被她看得不好意思了，脸上飞起两朵红云。兰芳点了点头，笑出了声，嘿嘿，没做什么坏事，害羞什么？

安蓉说，你这个死妮子，总喜欢调戏别人。

告诉我，安蓉，你在水曲柳乡村住的这几天真的开心么？

兰芳,我不是在电话里和你说过么,我很开心。

从来没有这么开心,嘿嘿,我还差一点看上一个乡下小伙了呢。

瞎说,就你这样的人还会看上乡下小伙。喂,我问你,这些天那个叫什么王子洋的医生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?

不清楚。在水曲柳乡村一直关着手机。兰芳,不要提他了,好么?

好吧!来,欢迎你回到赤板来,开始新的生活,干杯!

她们举起了服务生刚送上来的两杯青梅酒,碰了一下杯,各自啜了一小口。这酒是美琪送给她们喝的,每次都这样。于是,她们边喝着青梅酒,边说着话,俩人谈得十分投机和兴奋。

安蓉把在水曲柳乡村的事情几乎都简要地和兰芳说了,但有一件事没说,就是她去山坡上看人挖坟墓的那件事。村人迁走那个坟是因为一条高速公路要通过那片青草荡漾的山坡。

4

如果没什么事,安蓉和兰芳吃完饭就会一起去逛商场或者泡吧。兰芳不喜欢在吃饭时喝太多的酒,她喜欢在酒吧里喝得舒服后回家睡觉,她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,喝起酒来也十分放得开的女人。安蓉和她不太一样,无论在哪喝酒,安蓉都比较节制,兰芳从没见过她喝醉过酒。有几次,兰芳千方百计地想灌醉安蓉,她要看看安蓉的醉态是什么样子的,但结果还是兰芳自己喝多了。

兰芳决定今晚去钢琴酒吧喝酒,她在安蓉去水曲柳乡村后

一直没去过酒吧。兰芳喜欢和安蓉在一起喝。只要她们在一起喝酒,是极少叫上其它人的。兰芳的男朋友张洪也不例外,更不用说晚报那些讨好兰芳的小记者们了。

告别美琪小筑的女老板美琪,兰芳驱车前往这个城市腹部的香樟路上的钢琴酒吧,安蓉坐在她旁边,一副娴静的样子。兰芳的车在马路上飞驰,和周围同样疾驶的汽车擦身而过,车轮摩擦地面发出的尖锐的声音如同女人的尖叫穿透安蓉的耳膜。

安蓉对兰芳说过,如果哪天她不幸身亡,那一定是死于兰芳一手造成的车祸。习惯了兰芳的飞速,安蓉好像不存在什么害怕不害怕的问题了。如果兰芳的车开得像在飞,安蓉会干脆闭上双眼,听着音乐,什么也不去想,这样反而安全些。尽管如此,安蓉每次看到汽车或者别的交通工具,她内心就会起着变化,她会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,因为和兰芳亲密,她坐在兰芳车里的不安全感会平息许多。现代人的出行几乎离不开现代的交通工具,安蓉内心还是渴望远离它们,有时,她会傻傻地想,回到古代会有多好,用双足行走在路上心情是多么的爽朗,可这只是她的幻想,她是怎么也回不到古代,怎么也无法远离现代的交通工具的了。

车子还没开到香樟路,兰芳的手机就叫起来了,兰芳的手机里响起的是牛叫的声音,牛一叫,安蓉就知道是兰芳的男朋友张洪来的电话,张洪是个属牛的警官。

兰芳的手机就放在车上,牛叫时,手机的挂坠还一闪一闪地亮。兰芳对安蓉说,安蓉,你替我听吧,看这头牛又怎么啦!

安蓉拿起了手机。

她听着听着脸上就变了颜色。那一刹那,她似乎看到车窗

玻璃上有一道绿光倏地划过，像一道无声的闪电。

她来不及想什么，就急促地对兰芳说，不好，你那头牛受伤了，快掉头到人民医院。

安蓉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

张洪受伤了，现在在人民医院急诊，让我们快赶过去！

靠！他受伤得真是时候。

兰芳的小夏利车飞也似地朝赤板市人民医院赶去。

车子在街上呼啸而过，一路上响起了许多尖锐的喇叭声和急刹车时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。

安蓉没料到正好那天是王子洋值班。

她和兰芳赶到人民医院急诊室时，王子洋正在治疗室给张洪的伤口缝针。王子洋戴着口罩，安蓉一看他那双女人般的丹凤眼就知道是他。张洪伤及的地方是头顶，伤得不重，破了一层皮，也就是十来针的事。但张洪面如土色，手不停地颤抖，他吓坏了。张洪是安蓉见到过的胆子最小的警察，坐兰芳的车他就会经常发出尖叫。她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男人，还是一个警察，胆子会这样的小，有时候，安蓉想，人真是奇怪的动物。

王子洋一针一针地为张洪的头皮缝合，针穿过头皮的声音让人起鸡皮疙瘩，王子洋的表情严肃，他的眼睛死死盯住张洪的头皮。王子洋十分的认真，仿佛在做一件细活，仿佛兰芳和安蓉根本就不存在，这个时候的王子洋应该是很有魅力的，他身上还有一种男性香水的味道慢慢地渗入安蓉的心里……王子洋很快

就给张洪缝好了针，他抬起头平静地对兰芳说，兰大记者，张警官没事的，就是伤了一层皮，两周就可以拆线的，如果不感染的话。

王子洋说完话，走了，临走时，他盯了安蓉一眼，安蓉慌乱地避开了他锐利的目光。

张洪此时是一只受惊的兔子，面容憔悴，目光惊恐。

大大咧咧的兰芳现在也温柔起来，她在安慰着张洪，没事的，很快就会好的，明天我烧水鱼汤给你喝，乖乖。

兰芳像哄孩子一样哄着属牛的警官张洪。这让安蓉觉得十分滑稽，她死也不可能找一个这样的男人，她不明白胆小的张洪是怎么当上警察的，她更不明白的是公安局怎么会要张洪，不知是张洪自己搞错了还是公安局搞错了。安蓉看着他们卿卿我我的样子，心里有点酸，一层淡淡的泪意浮上了她的眼睛。

和张洪在一起，兰芳就不理会安蓉了，她让安蓉自己打车回家，她要送张洪回家。张洪在兰芳的搀扶下出了急诊室的门，上了兰芳的车。兰芳来不及和愣在那里的安蓉挥手说再见，车就飞了出去。安蓉想，兰芳这样开车，迟早要出事的，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她的右眼皮又突然跳了跳。

安蓉感觉自己身后站着一个人。

她一回头，就看到了王子洋。

她十分惊讶，王子洋那么快就换好衣服了。他穿着一套笔挺的黑色西装，里面白衬衣上的一条红色领带是她去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王子洋就是在无人的黑夜里，也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绅士的模样。

王子洋笑了笑，低声说，小蓉，我以为你失踪了呢，你去哪

了,电话也打不通。我送你回家好吗?

看着王子洋,安蓉的心不由自主地软了一下,随即又硬了起来。

她一言不发地转身,走到了街旁,上了一辆的士。

王子洋站在那里,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,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放在了红色的领带上。

坐在的士上,安蓉心里还是抹不去王子洋温情脉脉的声音。她没料到一从水曲柳乡村回来就会碰到他,她的心情立即灰暗起来,她真想马上回水曲柳乡村去,再也不回赤板市。路边灯光闪烁,一辆又一辆车从车窗外闪过,正在她心乱如麻的时候,兰芳打来了电话,她一定是边开车边和安蓉说话。兰芳叙述了张洪的受伤经过:作为户籍警的张洪在一个小区里碰到一个企图入室偷窃的小偷,他没敢冲上去擒住小偷,而是大声惊叫,希望自己的叫声把群众吸引出来帮助他抓小偷。他没有想到小偷会朝他冲过来,在他的头顶盖了一板砖,他晕乎乎地倒在了地上,要不是出来了许多群众把小偷抓住,大家还不知道张洪为什么会躺在地上呢,群众分成了两帮,一帮把小偷送派出所,一帮人送张洪去了医院……

这是一个索然无味的故事,安蓉挂掉了手机,她突然觉得出租车里安静得可怕,静得可以清晰地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。车窗外,街灯快速晃过,街边一些模糊的影子也一晃而过,一道绿光从挡风玻璃上划过。

出租车像一片叶子在大街上掠过,无声无息。

出租车像一片叶子轻飘飘地在一条条大街上掠过，最后停在了赤板市西区的龙祥殡仪馆门口。夜晚的殡仪馆门口灯光惨淡，那些还没撤走的花圈在风中窸窣发抖。

安蓉不明白出租车司机为什么会把车停在这个地方，她正想问声为什么，司机却开口了：小姐，到了，交钱下车吧，你是付现金呢还是打卡？

安蓉看到司机的脸纸一样苍白，他的声音也透着一股诡异的阴凉。她十分不解：我怎么会在这里下车，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，我分明让你开到大溪路的大溪小区。

司机的声音飘过来，冷冷的没有一点温度：小姐，你上车时就说你就住在龙祥殡仪馆，我可没听错，我还奇怪怎么有人住殡仪馆，你从没说过要到大溪路，这真是奇怪。

安蓉一阵恍惚，心没来由地颤抖了一下。她无力地说，那现在去大溪路。

到了大溪小区，她下车了才发现自己没给钱，可她一转身，那车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午夜十二点整。

安蓉走进了楼道，楼道里异常安静，电梯停在二十楼，安蓉在等待电梯下来的过程中，她闻到了一股中药的味道，味道似乎